寺廟類

寺詳恣切音詞去聲司也官吏之所止也釋名云寺者嗣也謂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内也又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法初至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至洛陽勅止於鴻臚寺遂名浮屠所居曰寺後別建置即以白馬名寺此佛寺之始也六帖云精舍緇廬梵宮寶地上方佛室紺園化城淨土祇園蘭若金刹招提道場皆佛寺也　○僧史畧曰東晋何充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起也

廟彌笑切音妙寢廟也前曰廟後曰寢古今注云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軒轅本紀曰帝升天臣寮追慕取几杖立廟以祀於是凡帝會遊處亦皆立廟此廟之始也

庵烏含切音暗平聲圜屋也一曰草舍釋事要覽云草為圓屋曰庵王氏曰古作菴隋唐以來作庵茅堂松舍雲室空門皆言庵也

觀古玩切音貫道宮謂之觀漢書云觀以琛寶皆謂有以示人使人來觀故曰觀黃帝内

傳曰帝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之上觀之言可以觀望於其上也周有兩觀春秋書雉門
及兩觀災是也今俗謂之朶樓蓋周制也通考云玉虛玉局玄都仙都朝天雲臺玉真
樓真鴻禧沖祐神樂酆都上清四聖遊帷逍遙葛仙太微福區靈境皆觀名也
宮居中切音躬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蘇氏演義曰宮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故五音
以中聲為宮漢志曰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又宮方也為宮必以雉堞方正也周易曰上古
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內傳曰帝斬蚩尤因建宮
室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昔黃帝有合宮堯有二宮橋宮湯有鑣宮周
有蒿宮鄭有春宮秦有蘄年宮信宮梁山宮阿房宮漢有長樂宮未央宮五柞宮建章宮太
乙宮等名禮記云此諸宮皆範金合土而為之以為貴也史記天官書云天文有紫宮文昌宮及五
宮十洲記云神仙有金玉琉璃宮禮記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然自

古宮室一也故士庶通謂之宮秦漢以來尊者以為帝號下乃避之也呂氏春秋曰高元作宮室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至秦乃定為至尊所居之稱也

○閣葛雀切音各樓閣又庋閣所以藏食物者也說文曰閣樓也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凰巢於阿閣則閣亦肇于黃帝矣漢武帝有招靈閣劉向校書於天祿閣蕭何造麒麟閣漢宣帝思股肱賢良之美乃圖功臣霍光等十一人於其上唐太宗圖功臣於凌烟閣上楊國忠有四香閣陳後主起臨春望春結綺三閣以居張麗華孔龔二妃

○塔託甲切音榻浮圖也西域記曰昔有比丘見群鴈飛翔忽有一鴈投下自殞衆曰此鴈垂戒宜旌彼德於是瘞鴈建塔又唐長安有慈恩寺即隋無漏寺地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報其母文德皇后為之祈福即地建寺故名慈恩內有浮圖名曰鴈塔古今詩話云韋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鴈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事自唐神龍以來杏園宴後於慈恩寺鴈塔下題名同

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

○涅槃經云佛告阿難佛般涅槃茶毘既訖一切四衆收拾舍利置七寶瓶當于拘尸那城四衢道中起七寶塔高十三層上有輪相注云舍利身骨也得道者茶毘其身中之骨五色如珠光瑩堅固故名舍利或又云係元陽精氣結成楞伽經曰涅槃乃清淨不死不生之地一切修行者之所依歸注云涅而不生槃而不滅謂超脫輪迴出離生死之地此乃實相寂滅之理故名涅槃非謂死也 ○集覽云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佛以入死精神常在佛之死示寂而已非真死也

○說苑曰阿育王所造釋迦真身舍利塔在於明州鄞縣唐太宗命取舍利度量開寶寺地造浮圖十一級以藏之

○佛教幾遍海內矣崇宮鉅棟金碧彫鏤窮靡物力佛豈顧有是哉貧富齊趨智愚共騖蓋由因果報應之說熒惑其中欲藉此以蓋宿愆身夫使佛一朝積愆可解則佛

囿盜賊之逋逃藪也幽明一境神人一理好直惡佞佛豈獨不然且超乘而上不墮落生死緣其理吾儒所自有惡者氣濁而下沉善者氣清而上出乾元生生萬古不毀人誠保合乾元不彫本性則其氣清虛其神凝謐自可與日月星漢風雨雷露並行天地間視一切地獄迴絕何必事此以求解脫舍家珍而行乞非其質矣 益都志

夫道尚清虛釋談寂滅二家似是流世久矣是以琳宮梵宇其徒日滋雖其為教各宗一端然類聚焚修上祝　國釐下化愚俗亦聖世之所不遺也

寺觀奉佛老處緇黃昉於漢晉盛於隋唐而尤盛於宋沿歷金元斯極矣我明禁其私剏而深山窮谷之中未全廢也其教存則其人存蓋神其道以濟刑法所不及耳 延慶州志

按漢明帝遣蔡愔等往天竺訪求佛法要摩騰至漢廷此中國有僧之始又聽陽城侯劉峻等削髮出家此中國人為僧之始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翻經館學士此僧有官之始至於元

季賜印賜爵號為帝師明朝制內之僧籙不過六品外之僧官有官無祿欲不廢方外之一教而設官統之以昭有容已身能明於其教庶不曠其所司今之僧正能然乎

○登州府志曰昔昌黎排斥二氏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佛老之宮迄今不廢且以為祝釐之所習禮之地領於祠部秩以官名儻所云因其教而利導之者耶然則伽藍之記法苑之編亦郡志所不可缺也存之以備一方之迹

○嘗見世俗之家皆繪一豪士披豪服右持弓左指一彈望空中作射之狀以此像掛於壁而祀之問其家則曰此張僊彈落孤星也凡求嗣子者宜祀焉蠙衣集曰昔蜀主建寵一宮人後宋滅蜀獲其女女不忘故主仍於宋宮中設故主原所繪行樂圖每一坐則對之一食則奉之宋太宗一日至其宮倉卒未及收太宗問之女飾詞對曰此張僊彈孤星像也凡女人求嗣者則祀太宗信之乃令偏宮中各繪一像以祀自此遂

傳流於世世皆祀焉甚之士君子亦並為繪事噫是亦不讀書之過也是以信俗之深也予
嘗揭鐀衣集示之猶然不釋也則甚矣其愚之難破也或曰其求嗣之心勝也予嘆曰嗣
難得也求之張僊何如求之方寸方寸苟悟可無用尺幅之張僊矣

○傳燈録云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
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法與摩
訶迦葉自一祖迦葉傳至三十二祖弘忍弘忍蘄州黄梅人自達磨以天竺人來震旦止于嵩山
少林寺不立文字内傳心印以契證心外傳金縷袈裟以定宗旨是為始祖至弘忍是為
五祖弘忍傳衣鉢於六祖惠能能以已因受衣多難（恐後代爭趨必多）遂留衣以鎮山門而止傳七祖行思以佛法為

○佛運統紀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中天竺國淨梵王妃摩耶夫人生太子悉達多
三十二歲於菩提場中成無上道號佛世尊（於周穆王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於拘尸羅國娑羅雙樹間入涅槃二說不同並存之以備參考）

○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潔依稀似祇洹舍白玉為塔

○禍因悪積非無種福自天来定有根

○鍾馗啖鬼　唐明皇晝寢忽夢虛耗二鬼怒呼武士偶有大人頂冒衣袍捉鬼擘而啖之問其姓氏曰終南山進士鍾馗也上命吳道子圖像周遍作賦

○募緣句　恭和尚縱酒撒潑毀壞清規說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熏以鳥鼠穿蝕那堪風雨飄搖棟宇摧頹日復日年復年支撐靡計墻垣拼塌你看你我看我振起無人

○唐郭熊番禺雜記云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録云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重脩大聖院記

元 劉敏中

能人之所不能者人必服焉知人之所不知者人必異焉一介之夫為絕技奇巧詭聞異辯以自衒于闤闠之中人之觀之者必皆奔走疊足翹首羨慕怵心而奪氣何者彼固不可能不可知也而況設為不可能之法倡為不可知之說以立教于天下者乎夫仰而父母俯而妻子家居而肉食人之至情也浮圖之法則曰必去父母絕妻子異形而獨處蔬食而不殺若此者彼能之而我亦能之乎生而生死而死善而得賞不善而得罰人之常理也而浮圖之說則曰吾之道可以度生消罪解悉增善延齡若此者彼知之而我亦知之乎惟不可能故憚而服焉不可知故異而希焉此天下之人所以風從景附輻輳其所有爭趨而競赴也天竺之法其果盛矣况于信能達空深入法海有出而輔其教哉歷城之東五十里有山曰來石有院曰大聖僧知坦實居之坦於經律邃甚力為苦行旦夕惟一食羸形敗衲潛如也院

久弊當葺而其山皆石之材木土取山下人皆難之聞者欣然輻輳頗為稅材輦土荷水而上無幾何時而正殿兩廡暨諸像設賁爾一新一日來求予文記之且曰自唐貞觀間有僧號真覺者始居此山沒而多靈跡人以為聖之所由名也乞併記焉余獨嘉垣能有實行宜人之歸嚮也故書

重修嘉山寧定寺記

曲陽知縣許東周 陝西咸寧人陞景州知州

寺在治東七里嘉山前一里許其來久矣莫得其詳據故老之傳聞與殘碑之紀載始自唐開元間安知開元以前非寺即創造者又其誰也此不暇考第我明以來或興或廢時有圮修至萬曆間又圮甚矣適五臺清凉寺僧名仁正者東魯人也結草其中與二三檀越募金若干擇日庀材為某殿某屋若干楹郡邑諸君子各捐助不等肖慈容於堂殿令皈依者常瞻白毫之光上為皇上祝釐而下延十方善果暢五衍之傳修三界之福往來禪學雲集擊鐘伐鼓學者嘗百餘人石室之爲經草堂之傳教亦可絜蹤古駕焉矣工成都諫胡公忻業記其工次而勒石于左余治邑四載詣禪室而觀梵宇屢勤瞻仰又可終少一言記哉嗚呼余非記其寺址以示人瞻余將記其佛教興儒教相通者以示人從也竊聞佛法六祖

教演三乘嗣後悟了禪師若無著若晦堂若紹悟孤峯非所稱得道者耶一則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都拋却贏得莊周一夢長一則曰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常鎮定一則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仔細看雲捲霧收山嶽淨楚天空闊一輪寒又曰日用無非道心安即是禪幽棲雲壑底夢寐雪蓬邊此佛氏之言耶抑亦吾儒定靜安慮素位不願外之學耶味得佛教即味得儒教味得儒教即可以脫凡近而遊高明矣不循明珠在掌胡来胡現漢来漢現把一莖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莖草用者哉或曰子儒家者流也乎之民皆誦法孔子者也胡為乎不以儒教儒却援墨入儒耶余曰此之謂乘其習也蓋今天下信佛之心有勝於信儒之心故其從佛之教也易而其從儒之教也難乃余與其以儒阻人之難不若以佛順民之易即其所易而徐引夫難是

逃墨歸儒之說也噫信如斯世之遺金象奠象馬以從事於招提而能心歸佛果

勤修善行耀夜景之光肅莊嚴之飾真尤逾於鬘山海之藏為臺榭之嬉者乎

後之遊此寺者甚勿讀碑言而失吾意登嘉山而空為歸也

元學士王之綱撰

衆善寺記畧

元學士王之綱撰

竺乾之教至自西土漢唐以降歷代推崇雖遐方小邑亦有香火之奉矧甸侯衛服密邇王畿道教之設宜矣然非潔己勵志之士奮然振起其孰能倡且熾哉欒城衆善寺創自隋唐火于金季皇朝革命粤有明悟大師寅公憫其荒圮鋭意興復殿堂廊廡輪奐一新道行上聞制授弘教大師越明年庚子春仲講經沙門志亨狀師顛末介同僉樞密院事張公徽文於予予聞釋氏之徒以清淨寂滅為心興建修築為事蓋佛本在心而人能求諸内者寡假土木莊嚴之具以竦動之見其殿宇巍巍像設輝輝起敬起慕油然生悟革貪饕而朴素化刻暴而慈祥俾種種諸惡咸歸於善其有益于世教如此故寶地福方不

得不盛飾也營度既廣經費彌繁惟有志者克勝其任不然前之肇基有人後之肯構無繼則茲選佛之場鞠為茂草者不知凡幾矣今大師銖積寸累瘊為舒用盡瘁相役寒暑不懈獘者完之鏄者補之仆者植之缺而未備者增而足之卒成大招提證大因果以致衆生駭矚覺悟以善其身實有賴於是顧不偉歟銘曰佛氏之教宏濶勝大法雨慈雲無乎不在普蔭旁周大千世界像而事之福利是賴猗歟不朽琬琰具載

重修清涼寺記

成遜

今夫百工必居於肆百僚必聚於朝天人大衆以善爲歸依者必萃於寺皆所以專其業而熙其功也故釋迦氏肇興印度在舍衛國則有祇園精舍在王舍城則有鷲山領精舍其餘若波羅柰若拘尸羅等不下數十皆如來演唱宗說廣利人天之處也如來滅後千有餘載漢明帝夢金人丈六項佩圓光遂命蔡愔等越葱嶺求其法得其經像以歸即於洛京內外建寺十所以安僧衆斯佛教入中國之始也其後梵刹遍天下以及於要荒窮廬無不金碧輝煌瑯玉競目凡睹其相好聞其梵唄者雖愚夫稚子皆凜然畏肅然敬革面而革心焉自非道法之無上上品級之無等等

皆能齊古今一華夏蔽天地而不耻閱百王而不慚感人化物如是之深且遠
哉開州城西十里許舊有寺一區扁其額曰清凉清凉京右山名俗稱五臺
者也華嚴經懸記是山為文殊道場有萬菩薩在焉菩薩者佛門
之大乘若孔門之顏曾輩蓋未達於佛者一間耳若辟支佛若阿羅漢
皆不能一窺其藩籬矧曰能入其堂閫乎以是名區蓋亦將使來學者咸
以菩薩自期待熏修之以般若莊嚴之以六度存之以文殊之大智溥之以
觀音之大悲不使聲聞緣覺所修所證者一入其靈臺睟腑中此其
顧名思義之意歟當若是則凡披染于此寺若師若弟子者宜知所
從事矣其寺東襟澶水西帶硝河龍潭匯其南秦堤持其北創造於

唐太和中比丘洪真歷宋歷元迄於我朝凡沿葺而修葺之者皆有石香亭記之歷〻可考世宗朝池陽李公牧州縣以淫祠毀拆佛殿僧房蕩然無遺頽垣敗壁爲牧夫樵児謳歌笑傲之場者垂四十年嘉靖癸亥比丘章來善人等募緣鳩工重修之至萬曆辛巳始告成因斛鰅山人請余文以識不朽余亦頗究內典將空五蘊融四呪以竊比菩薩之行者遂記其歲月如右云

明王曰銓開州人生而記憶兩世事博通經史尤精于春秋後棄舉業悉心内典大有玄悟晚年徒步南海經行數千里來普賢菩薩有海風吹夢嶺猿啼月之句益臻悟境時口占自述如

蓮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
人皆傳頌之、號鮒鰅山人、又號蓮舟居士、萬曆十七年、對人言、
來春當化去、果應、所著有心經註疏、金剛經註疏行世、

重修資壽寺記

副使穆文熙 邑人

東明之東二十里許有集名曰陽進旁有古寺一所前有塔嵬峩干霄澶淵王彧氏為記云唐世所建至梁而其寺益盛歷金元以至我朝其間兵戈相尋殿廡頹圮僅存古塔至永樂有遊僧洪如與其徒依塔結廬稍稍葺殿宇禮佛景泰乙亥始為尾殿三楹及嘉靖改元而古塔為邑令拆毀殿宇頹然不蔽風雨乃癸亥歲其六世孫資進與其徒克紹克紀各崇祖教又值國家無事時和年豐謀欲修之而集之居人韓緒葛守分者則首捐貲以為衆倡遂起大殿五楹廊廡稍是至乙丑而工完金碧輝耀丹漆掩映鈴鐸遠聞屹然稱雄剎焉守分輩又各以祈禱有應信向既切崇報

無已乃乞予紀其事予惟佛者之法儒者不道然其教主寂靜持法戒服其
教者往往能屏思慮輕世故舉凡生死得喪之事皆歸之於無有而其心常快
然焉此其義亦有合于古儒主靜守虛之旨則其教又豈可以盡非乎且予觀
往古君子其始類皆攻擊佛道而其後又往往逃之於禪此其故何也蓋始而
慕儒之過以儒者道兼三才責領民物凡業其術者即能身致通顯佐理
巖廊駿功鴻烈駱可咳唾而成故於他氏之學則傲然視之而排擯之
無已及其閱歷之久利害坎壈感其念是非譭譽動其心故有如太史公所
謂人或擇地而蹈之而反遇災禍乃其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
貴又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功有難

于必成志有難于直遂故始覺儒教之善未若談空者之為樂其勢目不得不逃於禪耳則佛教又何可以盡廢乎但閭閻之夫未能深識佛教而徒執其陰果福田之說以為事佛可以徼福近則及其身遠則及于來世而競為紺殿法宮以承事之曾不知紛華靡麗正佛教之所禁也責報應而恣妄想正空虛之反也茲皆慕佛者之過也而佛則何過焉余故因韓葛二君修寺之舉以申古人神道設教之意

龍泉寺記

邑人金 純 山西右布政

盤龍為東畿大山蜿蜒以西又十里為暗峪峯巒峭刻氣勢連雲為平谷洛東之界峪間夾兩涯有泉如練自東北折每春夏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際涯人因目曰龍泉泉之北巉崖壁立空翠撲人左右諸峯皆相顧拱揖黃精赤茯雜植

其間境異山幽雖當烈火流金使人翛翛有挾纊意元至正僧人順公結庵于處庵以泉
名以誌山川之勝元社不虛基址就荒洎明百有餘年日漸榛莽成化己丑常州中屯衛
千戶景禎堂叔景鐸因別墅去庵不遠每肩輿而至輒臨流坐石景與心忘既乃
嘆曰地勝之興將有俟於人乎乃出金市地偕僧可敬協力興復時諸色草創香火僅存
迨四門塔僧悟興號大雲者極力善心徧求檀越得金若干米若干石始庀工敦匠建如來
大殿於中左為迦藍右為祖師又其東為居僧之所置鍾枹鼓以楼以亭湢浴堂廚
各有次舍雄深瑰麗金碧交輝偉然一大叢林直與盤龍諸剎相高非昔之庵院比也
興之徒曰本源源之徒曰真讓又能承師之志作大士殿於主山之巔建浮屠於案山之
表當四時雲物變幻而楼塔出沒於煙霏空翠間澹影光天徘徊上下山川之麗
一旦改觀遠近來遊靡不嘖嘖稱賞寺成於正德庚午迺其經始幾四十餘年

衍之者非一僧成之者非一日可謂大且艱矣據今鐸與群師俱先後淪殁鐸之子
曰祚讓之徒曰常善恐其功遂泯泯無聞徵予為記予惟山川之勝必得其人而後
可鳴當龍泉兵燹之餘巒光水色頓失故態棲棲於林薄榛莽間殆與凡流衆埵
等耳今緇流一鼓而幻成寶坊暮鼓晨鐘酬恩駐貴則山川秀麗與有光輝孰
其使之然耶昔五峯非自鳴也以普庵鳴湘山自非鳴也以無量鳴他日龍泉為東
盤第一山者又安知其不以悟興鳴耶因為之記

章柏棠以此出乎口而為声者曰鳴。昔韓昌黎亦送孟東野序道
篇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則有四十讀。讀者不覺其煩。蓋其句法變化。
頓挫抑揚。如層巒疊嶂。曲轉無窮。故愈讀愈[illegible]。[illegible]範本
[illegible]一用六個鳴字[illegible]亦[illegible]故[illegible]之耶。抑[illegible]

請參後詳。

封崇寺記　　　宋　試事董蒙亨

夫易象載有否有泰君陳明有廢有興其否泰興廢環轉無窮良有以也愚雖不敏咸試明之昔周文王事紂如日入地中拘羑里之患豈非否哉暨乎否終則傾乃交于泰爾後子孫逢吉卜世三十享年八百豈非泰也非紂罪之貫盈商祚其何以廢非文王之至德周祚夫何以興斯則親之於彼而譬言之於此如響之應声言不虛耳茲寺也非逢衰世而不有廢也非遇盛時而不能興也嗟乎興廢萬端而不可殫言而已故畧舉一隅也封崇者乃古道濟寺也久而廢之自北齊天保七年為建置之始隋開皇十一年重興像閣層構樓臺鳳翅颺烟龍鱗疊翠乃壯麗於中也晉開運二年大遭兵革之变殿閣像

貌。一而靡存。緇流僝擴。一而無返。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此之謂也。迄於今以長曆推之。翱為茂草者經七十有二載矣。我大宋雍熙中有五臺僧懷興因巡禮振錫於此觀其舊址存焉有重興必葺之志乃呵彼饒。叱猥狸。剪零蕭蒿。析除荊棘。榱棟盡杞梓之材。礎甃極燕珉之美。飾以丹青。塗以赭堊。金粧聖像。彩繪山龕。相好端嚴。曲盡其妙。規模制度。煥然一新。其所費不啻萬金。皆出於檀施。役不勞而功竣。輪奐焉。可謂盛矣。乃寺僧惠慶歆乞熙朝之美。彌望改額之恩。頓革去其故號。取其新。遂詣闕上書。懇請寺額。誓將塵芥之心。用報乾坤之德。至祥符二年秋七月十有一日。降勅賜額。封崇寺。空門跳躍。燒香生光矣。覩皇恩之赫奕。千載偶逢。幸佛日之光輝。萬

等者因依賡者和竊慮墜失結音欲勒貞珉永彰不朽從予以
紀其事予文獻留贍學昧諛通既請命以堅承愛固辭而靡敢
直述蒐裴聊紀歲月敢夠筆於蒙童實包羞於作者大中祥符
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立石

重修景明寺記

邑人工科都給事馬子聰 字舜達號滄南丁未進士

廣平縣東二十五里地名張村有舊刹相傳肇自漢朝立觀音禪院至唐貞觀改景明寺
歷宋元成毀不常片石無存逮國朝洪武天下甫定以兵發凋敝殆盡方其時有僧崇海掇拾於苔
痕蘚跡之餘修緝廢墜寺名因之距今百三十年餘殿宇摧頹塑像欹圮鄉人歲時香火弗稱依
瞻僧真經乃矢心緣化自成化庚子經始至弘治己酉落成殿宇佛像增飾崇麗煥然一新視
昔有加焉寺成未幾真經物故同儕僧寶銘恐歲久泯沒乃託姻親韓政請予文記石竊嘗

考佛之教三代以前中國未有也自漢顯宗時來從西域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心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詞雖浩博大略不出此數語馳騁于中國已千餘載矣其間名儒固有排而詆之者若歐陽本論徂徠經說方叔之浮屠論太伯之廣潛書傳奕有疏韓愈有表胡寅有辨類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方滅而復熾既於今其教日益盛其徒日益繁世之人濡染日益深崇信日益切觀茲景明不過村落一小寺耳其徒興滅繼絕不憚勤苦寶鋕又從而立石焉自茲以往安知不纏綿膠固而與世無窮耶噫洪河決尾殆非撮土可塞一葦可障也為吾徒者其將柰何亦惟服膺聖訓誦詩讀書崇君臣父子之懿闡禮樂文物之教以歆動其秉彝好德之良心彼亦人耳豈不垂涎鼎中之味而逃楊歸儒哉否則甘于自棄畢竟冥頑即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姑述此以紀歲月云

李白與孔巢父陶沔等五人居徂徠山沉歌號竹溪六逸

重修汎愛寺記

方豪 生具

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與學佛者語人視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實不然也余未仕時讀書講學恒在福山邑之寺有類福山者無有無予蹟也始儆居則凡萬福靈山天寧諸寺無有無予蹟者既仕於崑時授徒于東寺待客于西寺每至姑蘇恒止竹堂自號竹堂病僧凡蘇之名寺若虎丘天平上方之類又無有無予蹟者比憂居五載郡之荷山帝之靈山鄉之福山周流盤旋皆以病僧自號世之好佛居者無有如予者矣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余復至沙河風沙如霧暑氣爍人遐憶舊山恨無羽翼偶至汎愛寺而愛之寺在城西宵如村落前有古松一株崎崛如龍每坐其下悄賞忘去又以諸生游從公暇即往宛若舊山問嘗見其階石之斬而問焉諸生曰舊多傾頹僧浩琢石以為之耳見其地之平而問焉諸生曰舊多窊兀僧浩運甓以為之耳見其椽瓦之鱗而問焉諸生曰舊多

敝漏僧浩剖木陶土以為之耳古松之下見一碑而問焉諸生曰浩有力於寺寺之衆羨其力而欲永之以贊厥終以最諸後然未有副之者若有待於先生先生毋變焉予召其人而眡之則貌陋而語訥儼然一古佛也而多能乃若此今之美袈裟工儀假自號為禪師上人而行實違之貴僧僭以縱己欲任佛居之類而弗顧者視浩誠有愧矣故予樂書之以為僧律且自慶予好之不孤也若曰予實信其法故為張侈其事以惑沙氓則非知予者矣

方豪字思道浙江衢州府開化縣人進士正德十二年任沙河以文章飾吏事敏於剖斷囹圄常空民不忍其去為立去思碑

重修圓通寺記

邑人周　釗 選貢官嵩縣縣丞入鄉賢

南和之圓通寺即古之鐘樓寺也凡慶賀長至正旦聖壽皆習儀於此傾圮狹隘不堪為行禮之
所僧徒昌瑩等立志興修撤而新之工訖落成屬予記其事余喟然曰華夏之有佛寺西
漢以前未之聞也惟釋氏書以為佛生於周昭王之時考之於史不載其說他書亦無所見蓋佛
本生於西域而其道亦但行於其國耳初未嘗聞於中土也故自唐虞三代以及西漢之末中國未
聞有佛之名又安知所謂寺哉惟東漢永平間明帝聞西方有神其名為佛遂遣使之天竺
得佛經三十四章以白馬馱來始至處於鴻臚寺為創精舍以居之因謂其居為寺而又以白馬
名焉則寺之所由立蓋昉於是時也晉宋而下寺漸多若魏之孝文梁之武帝及隋唐五季宋
元自京師都邑以至深山窮谷莫不有寺明興撫有方夏行二帝三王之道崇孔曾思孟之學
以前代尚釋汎濫無紀至使逃刑憲避徭役之徒一切皆得冒匿其間深懲其弊於是洪武

十六年立法布令詔天下府州縣設僧綱僧録僧會司給以印信署官以掌之俾各有統紀其於寺之立也必系古刹有遺址者許修營之其外不得輙私創建其於僧徒也必餘閒無碍之民及領給度牒者得為之復定以額数其餘不得擅自披剃雖曰不廢釋教而其立法則有所統紀以防其弊視前代汎濫無統其弊不可勝言者大有間矣然余聞釋之宗派有臨濟潙仰雲門曹洞法眼之名其徒有沙門苾蒭上人比丘之號其為教則有上乘大乘最上乘之別若塵芥六合夢幻人世恒河沙之說其意則弘矣遠矣亦幽微矣終皆窈冥空寂非平易可言者也余素不相為謀今特以瑩等忠信誠慤能繼承其前人之事觀其立心之堅亦猶吾儒之操守其趨事之勤亦猶吾儒之果決所以傾頹敝壞之餘易為高明壯麗之美足以不辱乎師之志不隳乎師之業而有光於釋氏之教矣弘治四年歲次辛亥八月望日記

重修普照寺記 清豐

王越 濬縣人太子太保威寧伯

西方身毒國去中國僅三萬里有化人焉產於淨梵王家脅出不以為異墮蓐即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不以為怪舍身出家不以為辱鵲巢於頂不為之嗔蘆穿於膝不為之苦割肉喂鷹不為之痛蓮臺寶座不為之榮黃金布地不為之奢神著六通慈涵萬象雪山行滿遂成正覺故名曰佛其教始于性善終于性善〻即是心〻外無道〻外無心動無不虛〻無不善靜無不為〻無不善此西方之教中國未有佛也至漢明帝時夢丈六金身遣蔡愔往訪之邀竺法摩騰白馬馱經以至東都因剏白馬寺以處西域人奉其教中國未有僧也至赤烏年間漢人卸庸華始為僧北魏孝明帝始度僧祈福隋文帝始命僧為官唐玄宗始禮部給牒於是佛教大行僧寺遍滿天下歷五代宋元興廢不一然教未嘗息也大名之清豐古衛頓丘隋開皇中邑有孝子張清豐因以名縣〻有圓明寺剏于上元元年世遠人湮莫能詳其序次暨至元十九年都綱辯才改曰普照元季為兵燹所毀云云僧吏五代世

餘百年。經之營之。亦勞矣哉。然厥功一成。四善具焉。一為皇明祝釐。二為蒼生資福。三為大衆勸善。四為比丘作無上道塲。他日有努力向上。親見如來本面。慧天福地。大放光明。則予言雖俚。可與大藏文字。同垂不朽。若白鄮本土。眩世俗。非余所知。助緣僧俗姓名。併付鐵筆。刻諸碑陰。同薰此香。

述異記曰。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

重脩藏經閣記

師助雨

余拜孔夫子之教於浮屠法不習觀竊見詆佛者分儒與釋若蒼素至闢之為異端惑民未敢膚然也蓋佛非歆禍福人者也而道主於清淨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故宣尼亟稱為西方聖人此即吾儒所謂大有道君子而隱居山林者也佛僻在天竺有覺性而無情故法輪萬轉究竟歸空夫空之旨即明心見性之妙與洙泗無二義但其教不可以治國而正可以感人是故祥光現周而金身入漢靈異所通自王公而降以及部屋愚民世無不焚香大帷謹是豈佛之本意哉蓋佛原無可名而崇奉者自異哉正不足以議佛也或謂沙門弟子髡其髮緇其衣持齋而出家以為是遠於世情此與乎佛而泥其粗者也雖然人心不有所醒觸則不悟此摩頂受戒寡靜却煩其即盤盂几杖之微機乎至如因果輪迴之說余亦竊疑之佛何嘗有怪誕以欺世哉讀心經足知佛之奧妙而一切經咒大半出名比丘之手其墮獄報應一若吾儒之懲勸然雖不無幻妄可駭要皆祖佛解脫相而在在警覺者也故世有能捐除慳悋普施功德於人者必指為佛心即至無賴之徒而誦經念佛誠心皈依亦可以偶制邪

迷是即慈雲所照而渡世真航也然則佛果大聖人又何必吹索以為高乎總之佛與儒同原一性也而用各異故迹執之則儒勝於釋而精會之則釋亦可引於儒倘使人盡儒其教而佛其心孔夫子當必首肯矣魏文珠寺舊有藏經閣蓋所尊為毘盧佛者也規制維昂歲久圮壞程生朋棟劉生永錫慨然念及祇園也謀檀那重新之於是以朱提壹人付住持如脉而陰陽官王棟寔督其役搆露飛雲崖巍輝耀不踰月而氣象改觀矣功竣乃問記于余余儒者也何知佛教即以儒之見臆揣之至才短襪線究及雲根則余所不暇計矣

廣壽院藏經閣募緣引

章元珙 駿侯

自夫佛教東流玄乘大啟金莖丈六不啻上古中天法象大千何異赤文綠字故即心是佛遊于太上之虛靈因佛證經索于玄珠之罔象蒲團坐破面壁十十年石室藏珍貝籤萬軸經之貴藏有自昉也武林東園有廣壽禪院者僧人明道葺而居之有年矣夫六橋煙柳歷積華藻之區三教流通遂

迥出烟霞非色非空上通靈鷲此其地之可為藏經者也且明道秉性樸誠棲心雅
淡現本來之面目絕去鉛華證無上之菩提直宗清淨是以卻塵而處妙選岩
壑之蹤慕道而登獨擅光明之藏此其人之能為藏經者也其地宜其人宜而
庀材礱石之具苦無其資則素何明道力不能任而謀於余余又清況蕭蕭
力不能勝而轉謀諸善良有志者使夫輪奐岩嶤鐸鈴揚振發妙音
於寶筏儼然春樹雨中煥異來于青霄不讓帝域雲裏其功其德厥
有攸歸

天寧閣記 一名大悲閣九間五層一百三十尺

住持崇琛

真定河朔巨鎮其地禹貢冀州之域次大梁居昴畢之分戰國爲趙漢隸恒山民俗尚氣節頗類燕薊故多慷慨悲歌之士境内佛寺莫大於龍興其基創始於隋今寺内浮圖閣皇舊址也金銅大佛像始在城外大悲寺石晉之亂寺爲契丹所焚遺像僅存後周世宗毀以鑄錢既而帝崩國隨以亡宋興藝祖伐罪河東師次滹陽問寺廢像毀之故詔復之於是更卜勝地於龍興寺範銅爲像三十二相高七丈三尺四十二臂所執之物皆有所寓以像大聖應變之迹陰陽莫測之神宇以層閣翼以重樓仰而望之如仙人宮殿峙於煙空多寶佛塔湧於平地經始之緒碑刻詳焉嗟乎由隋而唐唐而宋宋而我朝七百餘歲矣而寺與像日惟亂世而廢遇治世

而興其廢興之數抑有繫於天者歟皇元啟祚北天混一四海世祖皇帝丕弘
佛教以贊化育法乾以易知坤以簡政尚仁厚而務寬大是以和氣薦臻重
熙累洽吏無奸於繫文民不息於苛擾故統元之治人以謂不減貞觀之
盛仁宗潛邸時嘗從太后之懷寧幸龍興登閣而望徙倚久之居春
宮賜獲鹿之田五千畝為寺恒業既而踐大位以寺之大悲閣歷歲既久
雖尚完固而欄檻腐朽綺繪黯然蓋瓦級磚域破缺踈漏大佛之像金
彩黯昧賜黃金二百五十餘兩鈔幣為錠計者九千七百餘詔書祥院使阿
刺卜花律師崇璪募工脩治未逾朞碧瓦朱欄金翠流絢煥然一新琛
以寺之再興勒銘于石惟佛氏之教被于中國久矣其道兼百氏而一以貫
之猶江漢滔滔莫不朝宗於海其視諸子蓋衆流耳世俗徒謂道莫

大於仁義教莫正於禮樂政刑烏知九州之外六經之表又有大於是者乎
所謂慈悲之道蓋亦惻隱之心而已夫樂以天下慈也憂以天下悲也苟能推
慈悲之道以及於人仁覆天下矣此大悲之像所為而設也蓋有覩其象
而未知其義睹其迹而不察其道或謂其言為閎闊謂其事為怪誕
是惡足與遊乎大方之外言乎至道之奧哉且天地之間恢詭譎怪之物
何可勝數豈以人所未見遂謂誕妄乎世徒知八彩重瞳蒙倛之面龍鳳之
姿為聖人之表焉知聖人人也其狀猶若此況聖人而神者哉是以國家建
祠宇崇像貌所以神其道竦斯民之瞻望敬之以敬導之以善也然則
上棟下宇不為壯也綺甍丹雘不為侈也不若是不足以彰其道勝且
大焉瑮俗姓傅氏無極人也素以律行稱

大悲閣記

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于聞而能無所聞始于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
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于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
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化而為八
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于
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
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
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
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
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

物無不接々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家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雜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執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礼因敬生悟余游于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劔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

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礙緣何得無礙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
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
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重修觀音閣記

延慶州 李東海

觀音閣古剎也在郡城中宋元至正年建者層樓疊翠翬飛岌立視諸剎獨峻凭欄一顧令人毛骨森聳如將脫塵氣而與造物者遊真一郡之奇觀也閣久漸圮至正統己巳之變累罹兵燹僧艱棲止百餘年來茂草鞠如嘉靖丙寅僧元朗其徒明鎮號大千者矢心焚築逾三十餘年復見就敝無以贍視安神鎮率徒真通與郡縉紳大夫士及鄉之善人擬募修之計某某首倡之遠邇聞者咸樂為助乃諏吉揣功量期就事自萬曆甲午三月十六日肇工至次年五月二十日竣事規制高聳條理森密觀音之閣巍然復元大千以是役之本於縉紳士與衆力不可泯也具始末請記余觀浮屠氏與諸郡人生太平之世享寧謐之福往往能捐重貲以舉大役以祝王釐而造民福雖邈乎不可致詰其心則亦出於愛君

之常無事手記獨其所以奉觀音大士疑久無發之者恐其徒亦未有見解則不可以無言夫佛之為說弘肆演迤莫之可竟也惟觀音號圓通其法以為身之圓者勿通通者勿圓獨耳根圓通可以普濟非若目之所極有限而不足以盡弘慈至願也佛之說如此然西山先生真氏則直以為寓言作一轉語以利懲熾然為火坑貪愛沉溺為苦海一清淨烈熖可以成池一警醒覺船可以抵岸笑愚纏縛隨處而安無怖畏將如械自脫惡人侵淩待以橫逆無分嫌將如獸自奔西山之言如此則後之登是閣保是役者即寓境而思寓言所以祝上釐造民福不有得於堂構輪奐之外而悦然自失者乎是殆不可無記

普陀觀音大士頌序

屠隆

夫理有去來宏通之機斯顯位有權實圓明之妙無方觀世音菩薩者古正法明如來實相既已臻無上之尊菩薩應權乃退處大乘之號譬彼國王下攝上將循夫等轄出領監司行教則暫遜其權證道則無改其位何以故蓋如來體尊尊則下土多於敬畏菩薩地近近則衆生易以皈依而觀世音心珠朗耀齊妙覺以證三摩明鏡玄虛超聲聞以圓四智故善財徧叅其妙法來諸聖之欽崇釋迦授記以圓通同文殊之廣化般若義深善得法門無漏仁慈觀熟偏於此土有情揭暗破昏高懸慧炬銷災救苦普施津梁通十方三界為一界毛竅聲響之悉聞合千百億身為一身痛癢爬搔之切流轉迷倒無不哀憐蠢動含靈咸所度脫雖捷連之救母不足喻其大悲即恒河之數沙不足酬其弘願人非人等因物而現自在之身離慾離嗔隨念以著靈感之效威音仗衆刀

兵水火潛形勝力降魔羅刹鳩槃扶手誦白衣之號則孕嗣充閭望紫竹之林則漂舫及岸百戰猛夫睹蓮花洋而魄褫九幽獄鬼洒楊枝水而魂甦凡夫善行薰脩頂叩香臺法座居士至心悲仰立見聖相圓光梵羅銀界琉璃嵌七寶雕床華蓋金幢瓔珞映五雲錦帶西域道於天竺迦毗之種既已星奔東顯化於洛伽娑婆女之衆蓋以泉涌徧陬隅壤被功德者無涯愚媼村氓奉香火者恐後照深潭潭潭皆月月止一輪爇寶鼎鼎鼎皆香香無二性真妙莊嚴無復唐捐藏秘密不可思議者矣

菩薩者本云菩提薩埵欵簡于稱呼故省文言菩薩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耶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 出山堂肆考○餘義詳解禪語類 ○埵都火切音朶堅土也又果實下垂貌

普陀洛伽山志序

屠隆

大泥洹之教西教也過去莊嚴古佛破暗燭冥覺迷拯溺茫昧邈綿莫得考鏡矣迨自周昭王瑕時世尊生于迦毗羅國離家淨飯修行彌樓遍歷苦行成無上道普度三界為人師入滅以來析栴檀香別性同薪探崑崙源派殊波一然止教行天竺東土未聞西教東流則自漢明帝始帝感金人示夢日輪飛空傳毅悚蘇之石函闡西方之聖諦而摩騰法蘭首從月氏來集闕下馳經白馬獻像優塡王侯貴戚而下稽首十地皈心三寶霞蔚雲蒸踉蹌恐後則中國之知信向覺皇實自漢明發之也觀世音菩薩者過去正法明如來實與釋迦齊肩以聞思修入三摩地以大悲因地證如來果以聞思故號曰觀音以大悲故發弘誓願欲以普度閻浮衆生苦惱於是與釋迦同時應化授記釋迦圓通第一而退處菩薩權位妙晥情塵皆周沙界事理無礙

機相盡融三千大千中有億萬蟣蠓呈形形無不見有億萬蟣蠓發聲聲亡不聞因
物現身身身惟一隨機說法法法俱圓菩薩無身因物有身是名大身菩薩無法隨機
有法是名大法有億萬物有億萬身而其窮身物兩空求一身了不可得有億萬機有
億萬法而其窮機法兩空求一法了不可得以衆生身為身以衆生法為法衆生惟其
有身是以無身衆生惟其有法是以無法是故世音亦菩薩音菩薩音亦世音何以故衆
生以眼觀形以耳聽音以眼觀形觀不隔垣以耳聽音聽不掩耳有障礙故菩薩形融於
音音融於形耳融於目目融於耳觀亦非耳亦非目聽亦非目亦非耳耳遇音則聽遇
形則觀而要非任耳目遇形則觀遇音則聽而要非任目無障礙故般若現於萬緣不汩於萬
緣萬緣行於般若不累於般若佛言圓通如是如是以圓通故是以慈悲靄感盡真如際
覺妙境空隨時立號法流水接隨物現身與衆生解粘去縛其利益亦廣大矣震旦國中三大

道場西峨眉以普賢北五臺以文殊而我東海普陀以觀世音經言寶陀即普陀也西北距佛
國不遠道法漸摩近而且易東海僻在深阻聲迹荒遐衆生久苦沉淪薰染五濁如來
重愍之茲觀世音之開化普陀津梁娑竭良有以也顧峨眉五臺深峪雄拔秀甲齊州
而普陀獨立大瀛海中孤絕處尤為奇特善信航海朝謁大士肩駢趾錯無論中華
即天竺梵僧亦往往單瓢隻履間關而至殆無虛日而吾鄉士大夫顧反畏風波罕登涉
者海上文人恒標勝靈區詫奇五岳記之竹素而普陀一志獨闕焉乃使大教壅閼外
道喧騰則何貴操管綴文者哉開府侯大將軍乃謀之兵使者劉公郡大夫龍公纂
修普陀志首敘今上奉聖母命頒賜藏經制敕御製序文及元輔申公序贊冠諸
簡端而圖繪山海嵒洞殿宇形勝次第裒集古今名賢制作彙為一書復遣使屬
道民刪定乃為稍削舊誌之俚謬增入時賢之合作者若干篇復以道民所自為記

頌韻語附焉三君子之闡揚教典開廻愚矇厥功不細詎惟山靈海若所豫亦如來之所印可也

大士對聯

自在自觀觀自在如來如見見如來

新建善果庵碑記

章蔭

且吾人自少而壯而老百年彈指脆促已甚真似眼前曇影現之虛花由貧而富而貴一旦陳形名利俱休又如鼓罷鑼停收場之傀儡所以夢幻泡影之說蟻攢蜂寄之言輕塵弱草之喻世亦有知之者矣然酣豢腴膴未能向畢天不毀中自為領悟豈與草木同腐此固迷而無知者然也乃知其說者亦隨波逐浪竟罔克超脫世鞅塵網之攖縛留連眷戀甘于淪胥故虛花隊裡能跳出火宅之區打破重昏之境千萬中不得一二也豈委形委蛻關頭果難於勘決哉蓋木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善所以不善者欲眩之也欲鍾于愛愛溺于情情之所迷性之所累此冊鉛總錄所謂六欲興而真靈缺五棊熾而沖和喪良有以獲知矣夫善者性之德理之粹修行之根本也人而不善則下流之惡皆歸焉禍

以惡因而積福緣善果而生雖作佛之道道諸有階要為善之人結證不爽譬
如春種秋收時至而碩穰自穫先花後實功滿而堅好自成也釋氏言願天常生
善人願人常行善事即吾夫子亦有善人吾不得見之思然則善人者豈非生不
常有為世之所重歟茲戒弟子李氏明亮若得為善之宿根焉明亮者氏摩頂
之法名也係邢襄孝廉李春田女嫡母崔氏所出及笄字本郡鴻臚青陽穆公敬
戒寬嚴各適其度眉案之暇樂譚道德諸法言凡遇博濟善事則謁蹶贊夫
以助常曰冥性而沉何如見性而拔隨世而死何如出世而生隱然有斬新日月特地
乾坤之悟是亦甘露入頂惠水沃心具正覺機緣者也先受逵如宗師戒於都門繼
受碧雲禪師戒於五臺希證三玄消除百希庚寅斷橋大和尚開戒於廣平石
佛寺復詣壇受沙彌比丘菩薩諸大戒披緇托鉢以歸就於居宅之西爰建

佛殿四楹殿後構靜室六間更進数武掬香積廚一處直前安山儀門二座中供如来左右奉以菩薩内外輪奐借比丘尼明蘊焚修於其間顔之曰善果庵工竣来乞余文將壽諸石余鉛槧鄙儒也三禪四諦素未諳何以宠厥宗旨明斯善果哉然見佛以形者形盡則還見佛以心者畢天不毀紅爐一點雪頓悟為誰慈以一婦人能斬釘截鐵將身世煩惱一齊放下非梅子已熟時乎蔭法雲於真際耀慧日於康衢祇園淨土即境俱成善之至也烏容嘿因以一言蔽之曰半世連枝帶葉討從前歷盡虛花一朝斬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

俚言併附頓最竿頭偈曰

萬法本無法　法向無中取　如花現鏡中　鏡中有花否

會得本來意　非無亦非有　結果聽聲聞　誰作獅子吼

新建佛像記

章蔭

古者造木主以棲神無有像設之事自漢明帝遣蔡愔等往天竺求佛法摩騰東教至中國而傳其莊嚴寶相此像設之始也及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亦塑像廟中此又孔廟像設之始也歷宋至元未之有改明太祖撫有天下釐正祀典尚仍前代之舊至洪武十五年南京太學成始詔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在外郡邑循然如故逮世宗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之請詔天下文廟盡去塑像易以木主孔聖之廟遂與釋老之宮相異焉晦菴朱子曰宣聖本不當設像只設木主可也宋濂曰摶土而肖像失神而明之之義矣丘濬曰塑像之說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

臭之道更有任議之流執前人之論并釋老之像設而亦譏之曰人貌難齊面麗不一今裹以土木表以采繪此以之形冒彼之名如神如佛其果安乎若然則凡像設之舉果皆非歟予謂此膠柱鼓瑟之言殆非達時合異之通論也蓋事有創於後世而不可執者雖戾乎古有勸於今得隨時為制之義君子必有取焉且三教之立秉三才之運（而興）各有所事存乎其間儒者務實濟以窮理盡性為要釋氏務空寂以明心見性為宗道家務清虛以修真养性為本所務雖異所性則同陳眉公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是名列為三而有裨於世道則一也然士為四民之首讀書明義釋菜於聖人之學宮篤志六經立身百行代邪氣而底於善其誠正脩齊之學業如見如承之操持素所究解羹墻在意監觀如臨彼道德儀容俯仰之間

儼然隨心自現原不必索形體於千古之上眉睫之間也廟貌之設可以有亦可以無
若夫釋老之教則不然遊其地者非鄉野之無知即貧寒之無告智愚不擇愉壬皆趨
非如孔聖之廟庭從事習勞皆衣冠文物之子弟也苟亦同芹泮之制設位立主而簡其
質自非聞道精禮之人未免漫爾視之漠焉奉之矣其何以致誠敬而動觀感哉瓊山
所謂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亶其然乎然則廟貌之設又未可因文廟之所無為是即譏
佛寺道院之所有為非也茲戒僧廣文乃堂頭和尚之法嗣璽光上人之高弟也悟徹三禪
照空五蘊誠緇衣內甘露入頂惠水沃心者憫苦海之無邊悲迷途之不曉本衆生覺性布
見相作福之津梁出自己菩提示尋聲救苦之真印優曇吐艷光燭乾坤龍象儲精法
彌函蓋俾焚修者有所依歸頂禮者有所瞻仰遊觀者肅然金碧之輝藹然氣宇之
盛又有所導處引敬如身在極樂之國親見如來忘其地為震旦而非淨土也豈非現身

說法之一標榜歟伸指屈拳皆人天眼目予執筆欣躍因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備述
分合之故用闡建置之宜未可與文廟以立像為褻者同日而語也謹薰沐以為記

瀋之野有山曰浮丘山之北有觀曰長春取丘真人號也志失詳或曰長春嘗憩息於是而得名也或又曰長春實未至瀋人景仰長春而自名之也邑凡災疫旱澇皆禱于是禱輙靈應故邑人皆崇之然地近于山既僻且隘主簿陳君某乃卜城中散地而更新之經營有方不勞而就中為殿三間前有門翼以兩廊輪奐之美堊墁之飾如跂如翬不豐不儉人皆以為神相也既來屬記於予予惟天以一元之氣默運於四時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固無一息之停然而春主發生萬物其風和其氣溫其日麗其情舒故凡物之大小高下莫不得此陽春之澤而光輝焉四時莫過于春也故觀不名曰以夏不名以秋冬而以長春名觀乎其無時而不春矣然何止乎一觀乎方願一邑之人皆長春也何止乎一邑乎方願天下之人皆長春也又何止乎天下乎方願萬世之人皆長春也嗚呼春在天地天地不自私而真人取之以為號真人亦不能自私

而後人取之以名觀觀不能自私而歸之於一邑邑不能自私而歸之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不能自私而後歸之於天地可見春亦不能自私而長在於天地間也或曰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欲其長春可得乎予曰不然夏不充害夏之春也秋不霪霖秋之春也冬不大撃冬之春也方今天下四時順序萬物皆春而子猶謂不能長春乎將和李白之賦而吹鄒氏之管乎吾恐子徒知春之春而不知長春之春也又惡知所以夫名觀

公諱越字世昌姓王氏為大名濬縣人景泰庚午舉京闈辛未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有時名　英廟復位雅喜公凡諸道奏牘必令詳定天順庚辰超擢山東按察使癸未巡撫大同成化丁亥以左副都御史召署院事加太子少保增從一品祿丁酉加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出大同擒斬大捷封威寧伯弘治丁巳任總制三邊屢建邊功卒于官謚襄敏加太傅

靈佑觀碑記

賈希顏 隰州知州

道以法傳地緣人勝道無時而不尊法力常周也地有時而或廢人力難繼焉故道法興於世先天地而不見其始人力興於時後天地而莫知其終終始之端固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靈佑之為觀僻在延慶州之西隅是非通都小衆聚散更非給足目隆慶丁卯道士某募地主某基址三畝建三清聖殿三間肖像粧彩威靈赫奕一方崇信敬禮焉猶規制狹隘四壁蕭然重門未設歷十有九年而不備者亦勢也寥寥四代道徒文宣言乃築圍墻八十丈立大門一座甬道遠上巍然殿之高也設二門一座晨昏啟閉肅然神之靜也東買某人地若干畝建正屋五間東西廚舘延賓客居徒衆也買某人地若干畝儲道粮資養贍也買某人地若干畝為道塋延繼

緒也五十八禩經之營之次第就理計其所費共有三千餘金財匪天雨
鬼輸事匪天造地設意者耕稼所入樊誦所得無錙銖不歸於修造乎
於戲功雖大而不驟役雖頻而不迫此豈人間之小果也哉因糚嚴而生恭敬
因恭敬而悟超脫以律戒謹持為下學以虛無兼道為上達如幻之身不認
以為真常存之性不離以為異遡其原則自莊嚴始未觀以人而勝人勝則
地興地興則道傳道傳則法久千百年以上千百年以下咸可視諸此矣終
始之端又何不可幾也雖然是觀也前此創修者非宣言莫為之終後此繼
修者非宣言莫為之始宣言者一代清修百世道範豈止有功神聖哉余
髫期不能文因具述本末用垂不朽云宣言文姓道號通玄州岔山道里人

重建老君堂記

開州尚書王崇慶

嘉靖丁巳冬十一月東明重建老君堂成鄉民周文振偕婿郭生九遷踵予乞記予聞道本至一老氏見之謂之老佛氏見之謂之佛吾儒見之謂之儒老氏與吾儒異趨矣異趨則乖正乖正則老與佛皆吾儒所不取也吾惡乎記諸亦惟姑取愚蒙一念之思可也謂斯堂之修即稱以善恐亦未可由今而觀自爾之首倡是舉輸金效勞遠近鄉音應見民之易使以善自是堂之重修不約而同不疾而速謂其有禱即應也見民之易懷以惠惠以成善善以成治相須而非二物也則夫聖人所以鼓舞群動幹旋造化轉移風俗者亦何莫而不本於是哉古之善變俗者莫

如孔子。孔子猶然獵較。而況老氏之祀乎。孟軻氏曰。歸斯受之。又曰辨者如
入笠而招之。民有祀老氏。而遽責以明倫修身之說。幾於招也。遂援筆而
記之。